

# 風月同天

「山川異域，風月同天。」最近這段時間，這兩句對仗工整的古文，隨着日本援助的抗疫物資來到中國，並引發持續刷屏，成為這個料峭初春最暖心的語言之一。文辭優美典雅，飽含摯情，而又淺顯易懂。這是漢語的魅力。

筆者和大家一樣，之前並不熟知這八個字。據記載，唐代來中國學習佛法的日本僧人，在贈送中國高僧的袈裟上，都繡上這句偈子。鑿真法師東渡日本傳戒，緣由之一也是被此偈子所打動。晚唐時，韋莊在送別日本友人敬龍歸國時，寫詩相贈：「此去與師誰共到，一船明月一帆風。」風與月互古不變，見證着回環往復。

有網民說，今後要好好學習古文，評定標準就是，學好了會使用「風月同天」，而學不好的只會喊「武漢加油」。當然，這是玩笑話。兩句話各有所長，前者細緻、含蓄，後者堅強、濃烈。比如，日本兩位前首相都選擇用親筆書法並錄製視頻的方式為中國鼓勁。九十五歲的村山富市題寫的是「武漢加油

」，而鳩山由紀夫寫的就是「山川異域，風月同天。」可謂剛柔相濟，相得益彰。

「風月同天」引發的反思是多方面的。患難見真情，日本在此次援助中國防疫疫情方面表現的慷慨熱情，打動了許多中國人。日本學校甚至專門針對武漢疫情教育小學生，不要因此產生歧視和偏見，而應當攜手應對。細節的力量，值得欽佩。

回到「山川異域，風月同天」這句話，日本人精妙恰當地運用漢字，並賦予了特殊的日系風，非常治愈。舞鶴市捐贈物資上貼的則是王昌齡的詩：「青山一道同雲雨，明月何曾是兩鄉。」反觀現時，國人卻冷落了太多老祖宗留下的東西。英語越來越熟練，是好事；但中文水平的下降，實在需正視和彌補。

## 瓜園

蓬山

gardenmarvin@gmail.com

逢周三、四、五見報

# 醫者仁心

新冠肺炎疫情，讓影迷們想到馬特·達蒙等主演的電影《世紀戰疫》，全球各地醫療組織爭分奪秒研究病毒抗體、與病毒決戰，醫者仁心不分國界。醫護題材，一直備受香港影視編導關注。

香港無綫電視劇《妙手仁心》用七年時間創下一百二十多集長篇紀錄，深受全球華人觀眾喜愛，是吳啟華、林保怡等戲骨的代表作。該劇當年在港創下高收視率後，杜琪峯、韋家輝導演了喜劇片《辣手回春》：在一家名叫「何求其」醫院裏，張柏芝扮演的女病人盲腸小手術時認識了鄭伊健與陳小春飾演的兩位醫生，激發了她熱愛醫生職業、多年後成為他倆的同事，但她卻發現醫院裏的市儈功利的不良現象，決心革新。杜琪峯邀請了急救醫生做影片顧問，巨資拍攝的竹棚倒塌、山泥傾瀉、連環撞車等大場面，卻被全片荒誕的喜劇風格消解了，然而此片在醫患災難片的探索值得肯定。

相對成功的是一九九五年李志毅編劇與導演的《流氓醫生》：玩

世不恭的醫生劉文厭惡不公的醫療制度，決定到紅燈區經營診所，他醉心醫學，為貧苦大眾好施醫德，英勇警員、風月女子等都是他的患者與好友，醫生面前、人人平等。該片受日本漫畫《流氓俠醫》啟發，又致敬了黑澤明的《紅鬃子》。那是黑澤明導演的最後一部黑白片，改編自山本周五郎的原著小說：年輕醫生到貧民窟醫館想鍍金混個資歷，遇到了一位紅鬃子的野蠻大夫，紅鬃子帶領他，與病人鬥智鬥勇，甚至動手格鬥，在泥濘世間覓道尋真、砥礪前行。

梁朝偉飾演的劉文便是香港紅鬃子，他給患者讀海明威《流動的聖節》，醫者仁心閃耀紅燈夜色。該片陣容豪華，留下了劉青雲、許志安、鍾麗緹、梁詠琪、杜德偉、陳小春、吳啟華、羅家英、吳耀漢等香港影人的那時風華。

## 雁南飛

楊勁松

逢周一、三、五見報

農曆新年前夕，和父母回蘇州老家與親友聚餐。他們大包小包，送了我們不少蘇州特色小吃，盛情可感。由此想到年味，常聽人感慨如今春節的年味越來越淡薄，但年味到底是啥，似乎只可意會，不可言傳。我想，如今少的是以前節前的盼望期待，過節的喜氣洋洋以及過完節的回味無窮。

當初，春節不但能吃到雞鴨魚肉，還有瓜子花生，琳琅滿目的糖果，哪怕不都愛吃，想想就有富足滿意的感覺。蘇州糕點據說有「春餅、夏糕、秋酥、冬糖」的考究，不過這種美食傳統也就是最近十年才慢慢恢復起來的，我小時候可沒那麼好吃的。記得父親常拿回家的大眾平價零食一是雲片糕，二是酥糖。老實講，質量、味道都不敢恭維。雲片糕乾且硬，撕一片總有半截扯不下來，最後就剩下乾硬一坨，食之無味，棄之可惜。酥糖賣相不壞，粉紅的玫瑰、豆綠的薄荷、淡黃的花生、淺黑的芝麻口味都有，但每塊都如一捧沙子，吃起來悉悉索索，容易掉落，一不小心還會噎到，只有中間一條軟糖吃起來還方便。

我比較喜歡的是白糖楊梅。如今想來也不過是楊梅加了白糖鹽漬的蜜餞，但小時候覺得酸甜可口，風味獨特，百吃不膩。父親則愛吃杏仁酥。我對這種重油、高糖且硬邦邦的糕餅一直敬謝不敏，從沒覺得有啥好吃的。但他們那一輩年輕時餓過肚子，缺乏油水，還就欣賞這種「高級點心」。

可見年味濃不濃其實和心理預期有很大關係。心中缺失的部分獲得了滿足，便有了幸福感。否則，哪怕是山珍海味也味同嚼蠟，棄如敝屣。

## 墟里

葉歌

逢周一、三、五見報

# 《伊森海姆祭壇畫》

一五一二至一五一六年間，德國畫家馬蒂亞斯·格呂內瓦爾德受邀為法國科爾馬以南十五英里的伊森海姆鎮中的聖安東尼修道院創作了一件堪稱北方文藝復興時期最重要的巨製——《伊森海姆祭壇畫》。

這組如今藏於恩特林登博物館的摺疊翼屏祭壇畫共分三層，最外層凸形中屏為頗具中世紀畫風的《耶穌受難》、其下方倒梯形的基座繪有《哀悼耶穌》、左右兩側翼屏分別以意大利文藝復興風格描繪了聖塞巴斯蒂安和聖安東尼的肖像。將凸形《耶穌受難》向兩側翻開，以紀念聖母瑪麗亞為主題的第二層以敘事的形式從左到右呈現了耶穌一

前年，在台北西門町買了一個背包，棕黃色，頗有質感，折算成港幣不到五百塊。我喜歡極了，買回來幾乎每天都背着，風吹日曬久了，這包就從「懷舊」變成了「破舊」。一朋友在我去年生日的時候送了新的。論品牌，新背包大名鼎鼎，在IFC才有專賣店；論價格，舊背包後面要加一個零才能勉強趕上；論外觀，新的和西褲更相襯。但我就是捨不得換。

朋友不高興了，問我為什麼。我竟一時答不出。細細想來，對一件舊物的喜愛，跟是否名貴真的沒

這篇小文原擬題目《說「群」》，將動筆，忽想起梁啟超先生寫過《說群》，雖未終稿，已是傳世。又想起嚴復先生論「群」甚力。大佬在前，不可魚目混珠，遂改為《說「退群」》。這下意思倒更直白了。我要說的本就是手機裏的「群」。

這年頭，誰家還沒幾個群呢？據說，某大學宿舍四個人，建了十多個群。中學數學告訴我，這並未達到排序組合之上限，然人心之難，一望而知。

對於「群」而言，最重要的無非建群、退群。建群沒啥好說，有時莫名其妙被拉進去。有時自己心血來潮過把「群主」癮。「群」如繁花，有生之燦爛，也有衰退滅。花無百日紅，許多「群」的生命力也不長久。建的時候，紅紅火火，鑼鼓

喧天，如立萬世之基業，過不了多久，便死氣沉沉，偶有新動態，不是求讚、廣告，就是誤發。於是，大部分「群」成了名副其實的「雞肋群」。留之無味，退之可惜。就這樣，「退群」成了難題。

怕「退群」，有時是礙於群主的面子。畢竟，群員數赫然列於群名之側。這個數字，雖和個人存款無關，有的群主卻視為個人「魅力」乃至「領導力」之象徵，甚至當成某種「政績」。在他們心中：普網之內，莫非群主；上網之民，莫非群員。拉你入群，已是恩典，怎能明月照溝渠。本想「我悄悄地退群，正如我悄悄地來，點一點屏幕，不帶走一個好友」，卻遭了質問，惹一肚子悶氣。有時候，下不了「退群」決心，是心存僥幸。畢竟，群裏

總有幾位有趣之人，偶然發個段子，解悶消乏，再不濟，收藏個新表情包，鬥圖時多發炮彈，也是極好的。

即便如此，無聊、乏味的群，還是堅決退之為好，不然就有「鄉願」之嫌，而這關乎人生態度。感謝微信開發者，我想，他或是對人性有深刻洞悉，方給群人數設了上限。讓退群者可以堂而皇之之道：把名額讓給更需要的網民吧！

## 知見錄

胡一峰

逢周一、三、五見報

# 今天來談《十日談》

抗擊新型冠狀病毒肺炎一疫當前，想起人類歷史上經歷過的若干次瘟疫災難，以及與它們有關的文學作品，別有感悟。

中世紀在歐洲流行了多年的「黑死病」（是一場鼠疫），奪去了二千五百多萬人、佔歐洲人口三分之一的生命，比二戰歐洲損失百分之五的人口要多出若干倍。故今天歐洲人提到那次疫情，還是心有餘悸。

同時期的一三三五年，意大利作家薄伽丘開始創作一部短篇小說集，歷時五年完成。小說的故事，體現了對中世紀神權的批判，肯定了人與生命的價值。

在佛羅倫斯土生土長的薄伽丘，目睹

了當時每天都有大量的病屍被運往城外安葬，深為痛惜，對人與生命的價值有更深刻的感悟，於是觸發了創作靈感。

小說表現了在佛羅倫斯的瘟疫背景下，七名家境富裕的美麗少女和三名英俊少年，為逃避城市可怕的死亡，躲到了青山綠水、空氣清新的郊外別墅，十天裏輪流講了一百個故事，用以暫避眼前的苦難，打發時日，慰藉心靈。

這些故事揭露了中世紀封建皇權的殘暴冷漠，教會的黑暗虛偽，謳歌了當時被扼殺壓制的人性與自由精神。

小說以故事會的形式鋪排，以大瘟疫為引子，內容豐富，文筆俏皮，語言簡練

# 抗疫假期

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電視乃是一般市民的主要娛樂。香港的電視行業亦十分蓬勃，劇集的質素越見精彩。然而，觀眾總是喜愛新鮮節目，而且要求亦越來越高。當時日本一些電視台開始以較新穎的手法，拍攝以年輕人為題材的劇集，然後在香港及其他亞洲城市播映，大受觀眾歡迎。二〇〇〇年，日本劇集《悠長假期》登陸香港，劇中的姊弟戀劇情並不新鮮，但是劇中人對人生的態度，以至彼此互相關懷愛顧的情誼，令觀眾魂牽夢縈。

「人生不如意的時候，就當是上天給予的假期，這個時候應該好好享受假期。突然有一天假期結束，時來運轉，人生才是真正開始……」木村拓哉飾演的瀨名秀

俊對山口智子飾演的小南說着這話，令到小南重新振作，如獲新生。事實上，不論是戰爭抑或疫症降臨的日子，人們更應互相守望，同心協力，那才可以逃出生天。

話說回頭，除了我那位身為護士的太太每天仍然如常上班，我和兒子近期都盡量減少外出，藉此避免消耗口罩。孩子留在家的日子，不免都是看電視和與玩具作樂。這也不是壞事。聖誕節的時候，孩子參與同學的派對，換來了一些禮物，當中有幾盒塑膠積木。現時在家悶極無聊，正好將積木拿出來玩耍。新的積木完工，更可以把一些舊積木成品拆卸，重新砌成另一款式。如此下來，便可消磨幾天時光。

玩樂過後，也需要做一些正經事情。往年書展期間，曾經買下好些補充練習簿，但是孩子平時先要做好學校功課，故此不少補充練習簿都只是放在書架上閒着。現在正是好時機，拿出練習簿來保持學習。我的孩子是小學四年級學生，現時找出的是三年級練習簿，令他做起來也增添成就感呢。

只要抱着樂觀態度，就當是放一個抗疫假期吧。

## 文藝中年

輕羽

逢周一、二、三見報



醫院功能的聖安東尼修道院所收治的被稱為「聖安東尼之火」的麥角中毒患者，而這一細節讓病人意識到神和他們有着感同身受的苦難。格呂內瓦爾德應邀創作此多聯畫屏的初衷便是讓在此接受治療的病患者做禱告之用。

儘管在世時與丟勒齊名，格呂內瓦爾德在去世後很快便被遺忘。

他存世的真跡極少，有關他的文獻記載更是寥寥無幾。連《伊森海姆祭壇畫》也是直至十九世紀晚期才重現光芒。這組作為十五至十六世紀早期德國最流行的摺疊翼屏祭壇形式名作不僅被視為德國藝術結合中世紀和文藝復興畫風的偉大經典，還因其通過圖像給予病患信仰和慰藉的獨特功能性在西方藝術史中佔據絕無僅有的地位。

（影響西方藝術史的百幅油畫名作）

## 藝加之言

王加

微信公眾號：Jia\_artscolumn

逢周三見報

# 舊背包

任何關係。我記得在台北時，那個女店主十分耐心地幫我找出大概七八個款式和顏色差不多的背包，為我逐一介紹它們的不同，沒有絲毫不耐煩，極真誠地說「不買也沒關係的，總要自己心情好最重要。」臨了，我選中了，在鏡子前看一看，感覺自己斯斯文文地又回到了學生時代。所以，每當我背着它，總能夠回味起那份樸實與真誠，也總能夠找到自己成長的感覺。這種

難與人言的妙處，大概就是敝帚自珍吧。

由這個背包的故事，我問自己：為什麼不能在生活中始終堅持這樣「非物質」的選擇？人生有很多好東西，比如芨芨草上的露珠，天空飄過的白雲，如鈴的響月。欣賞這些，只須心存一念，一抬眼、一駐足就足夠了。可就這點時間，最終還是被用在了自以為更有價值的事情上。我們往往把悠閒的時間留

給了應酬，把喜愛的東西留給了價格，把精力和激情留給了浮華的功利。最終換來的所謂「成熟」，不過就是拿本來純真的天性換取了圓滑與世故，真是遺憾。

舊背包像是老朋友，時時提醒我：切莫做懂懂的天使，掏出兜裏的寶石，去換取巫婆手中的玻璃球。

## 負喧集

趙陽

jackeyzhao2018@gmail.com

逢周一、三見報